

默主哥耶的重要價值

孟一仁著
張衛玲譯

從 2004 年開始，梁達材神父便帶領一批住在多倫多和香港的華人往默主哥耶朝聖。他見證了無數人的轉變皈依，破碎的家庭重修舊好，以及在那些跟他一起去朝聖的教友們身上所發生的重大改變。當我問他最初是什麼原因促使他帶隊到東歐這個小山村去的時候，他簡單的回答：「因為教友的要求。」換句話，他是在回應一個請求。至今梁神父對默主哥耶重要的訊息一直深信不疑，並且遵守每星期三和星期五守齋的習慣。

本篇文章主要是就默主哥耶的顯示事件來討論有關聖母的訊息和敬禮。這件在波斯尼亞地區一個隱密的山村裡所發生的事件已傳遍世界，吸引各地的人民前往朝聖。本文中所引用的二個見證，一個來自加拿大，另一個來自香港。他們都表達出默主哥耶聖母呼籲世界和平的訊息。當今世界倍受政治、文化、宗教衝突所困擾，人心的轉變皈依實在更加急切。在高度競爭和物質主義下，和平之后的訊息帶給我們希望，那就是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須的。默主哥耶的重要性是屬於眾人的、也是全球性的。

從 1981 年起，聖母在默主哥耶的顯現就已得到全世界的關注。事實上，到默主哥耶朝聖的人數與到花地瑪和法國露德朝聖的數目不相伯仲。雖然如此，默主哥耶的顯現不能簡單的視作另一個神視事件，因為它獨有的一些特徵，引起特別的關注和批評。這個神視出現在一個政治和文化有多重矛盾和衝突的地區。

有些傳聞認為顯現的地方表示出聖母支持克羅地亞獨立的願望。此外，當中還涉及教會內部有關方濟會和當地教區的衝突。

有評論家相信該地聲稱的顯現是為了將默主哥耶變成一種運動，以整合種族和政治以及教會內部的分歧。**Sabrina Ramet** 提出默主哥耶有「明示的功能」，例如透過神聖的干預來治病；又有「潛在的功能」，例如促進克羅地亞天主教的合一。除此以外，默主哥耶的神蹟也附有「隱藏的功能」，就是加強方濟會會士和當地教區的爭議。¹ 奇怪的是默主哥耶事件引起雙方重大的反應，數以萬計的朝聖者湧入當地，這事受到方濟會士的鼓勵，但當地主教和教區卻大力反對。

無論如何，朝拜的人群和默主哥耶聖母在當地的顯現都持續不斷，超越了懺悔和民族的界限。專奉默主哥耶聖母的天主教中心在世界各地成立，吸引無數的基督徒、甚至回教徒。著名的神學家，如 **Robert Faricy**，**Hans Urs Von Balthasar** 和 **René Laurentin** 都對此運動表示讚賞。「據報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亦曾說過若非他是教宗，否則可能也去過默主哥耶」²。

聖母顯現

顯現的定義可以解釋為「一種持續出現在超出當事人肉眼可見的特殊景像，但非夢境，也不是具體物件發生變化之後的面目，好比流淚的聖像或塑像。它出現在整個大環境中，並且無法

¹ Sabrina P. Ramet, "The miracle at Medjugorj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Religion In Communist Dominated Areas* 25, no. 4 (September 1986), 170.

² Joseph Wiinikka-Lydon, "The ambivalence of Medjugorje: the dynamics of violence, peace, and nationalism at a Catholic pilgrimage site during the Bosnian war (1992-1995)", *Journal Of Religion & Society* 12, (2010), 2.

驗證它與視覺的刺激有關」³。一旦獲得證實，顯現的事件可清楚地說明在某些既定的時間內天主的聖意。

過去二百多年來，許多虔誠的天主教徒前往世界各地聖母曾經顯現過的地方去朝聖。當中有些人是出於好奇，而大部份是懷著信德，希望聖母能夠賞賜自己特殊的恩寵。然而只有極少數的人能親自體驗聖母的顯現。雖然如此，很多朝聖者卻經歷了刻骨銘心的改變，生命從此大不相同。

默主哥耶與其它因聖母顯現而著名的聖地，如法國露德和葡萄牙花地瑪相似，吸引不少虔誠的信徒去朝拜。唯一不同之處是，默主哥耶倍受爭議，引起學者和有關評論家的興趣。

毒蛇之地

默主哥耶位於斯洛維尼亞南部的山區，是毒蛇聚居之地，也保存了黑塞哥維那獨特的氣質。⁴ 這個地區素以暴力的民族主義者、土匪和戰犯出名。所以，批評和反對者都認為默主哥耶被改造成為和平與神聖之地，實在不可置信而且可笑。但是自 1981 年，當地六位兒童和青少年聲稱聖母向他們顯現，至今已有逾百萬的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前往該地，卻是一個不可否定的事實。

懷疑論者相信天主教國家在經歷各種危機和焦慮之際需要此類的訊息。但是在莫斯塔爾（Mostar）的主教，卻認為這是童話故事，且反對聖母顯靈的說法。1995 年教會正式為事件表態後，

³ Sandra L. Zimdars-Swartz, *Encountering Mary: From La Salette to Medjugorj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⁴ Juan A. Herrero, "Medjugorje: ecclesiastical conflict,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ethnic divis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0, (1999), 139.

該地主教隨即公佈默主哥耶的教堂不是聖母的聖所，亦宣布從未有過按照聖母顯現之說而舉行過任何敬禮。⁵

南斯拉夫的主教委員會發出一份通告，內容按照天主教會的立場，對於在默主哥耶不尋常的神視表示「未能確立」⁶。默主哥耶因此未能正式成為敬禮聖母的聖所，往該處朝聖亦未得到正式的認可。默主哥耶的支持者則堅持這份通告並不構成教會對於該地顯現的神聖性下了最後的斷語。

前克羅地亞斯普立（Spilt）大主教 **France Franic** 卻是默主哥耶運動的支持者。他宣稱教會只是禁止主教們組織前往默主哥耶朝聖的活動，但不包括私人或由司鐸帶領的團體朝聖活動。因此世界各地的朝聖者仍絡繹不絕的前往默主哥耶，因為他們明白天主透過聖母在不同的地方顯示出來。聖母給我們的訊息就是末日的啓示，是善與惡的交戰。我們天上的母親正溫柔的看顧和保護她地上的子女。

當地的方濟會

從十四世紀到 1960 年代，方濟會一直在莫斯塔爾教區，包括默主哥耶堂區，負責傳教的任務，並且獨當一面。在該地區受土耳其佔領期間，方濟會的修士是天主教會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地區唯一的代表。奧圖曼帝國當權時，許多方濟會士遭到迫害而殉道。雖然面對威脅，方濟會士卻能與當權而較為寬容的回教管治者達成一份協議。他們也成功的擊敗當時困擾波斯尼亞教會的各種邪說異端。他們的努力和付出使在波斯尼亞的克羅地亞人

5 *Ibid.*, 140.

6 *Ibid.*, 146.

民視方濟會士為他們的精神領袖。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的人民視方濟會士為自己的親人，稱方濟會士為叔父。⁷

方濟會的傳教士原意在設立一個教區的結構後便交給當地在俗的神職人員。這也是當時羅馬教廷的理解。但是方濟會於 1370 年在當地建立和鞏固下來以後，雖然也幫助當地成立他們自己的修會，但本地教區修會的人數很少，反而方濟會透過自己組織的宣傳，修士的數目增加。⁸ 這種情況直到 1940 年代仍然如此，甚至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南斯拉夫成為共產國家，許多的財產、學校和醫院都被沒收，但方濟會士在當地的影響力仍能維持不變。

到了 1960 年代，教會和政府的關係得到改善，南斯拉夫與羅馬教廷亦於 1966 年重新建交。在政府的支持下，莫斯塔爾的主教 Janco Vladec 相信基督信仰和馬克思主義可以共存，且鼓勵教區的神職人員加入由政府為司鐸所成立的協會。他又私下與政府在 1966 年簽訂一份秘密協定，就是主教可以獲取政府發放給屬下教區的教育補助，用以交換由政府負責委認修院的修生和教區司鐸的權力。⁹

在這之前一年，他曾說服羅馬教廷將當地六十三個中二十一個屬於方濟會士的堂區轉交至他的管轄，這也是羅馬教廷首次任命非方濟會士擔任莫斯塔爾的主教。一年以後，1967 年，方濟會在當地的十二個堂區又再被移交，至此方濟會只剩下三十個堂

7 Juan A. Herrero, "Medjugorje: ecclesiastical conflict,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ethnic divis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0, (1999), 144.

8 Mart Bax, *Medjugorj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Rural Bosnia*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995), 11.

9 *Ibid.*, 12.

區。¹⁰ 這個變化令 **Vladec** 主教贏得當地中產階級的支持。相反地，卻使反政府的鄉村窮人憤怒不已。此外，堂區的轉移亦導致方濟會士和地方教區的不合。

1975 年，羅馬教廷計劃將另外五個屬於方濟會的堂區交給當地教區。這五個堂區在久遠的年代已屬於方濟會，而且是方濟會培育聖召的搖籃。不必說，此舉遭到方濟會修士全力反抗，且方濟會長由於干涉此事而被停職。為此，莫斯塔爾的主教宣布將這幾個堂區的方濟會士逐出教會。¹¹ 修士們因此不能再向老百姓傳道而不受到當局的阻擾。方濟會士亦從此陷入困境，急需一個奇蹟的出現。

和平之后

一位在默主哥耶工作多年的方濟會神父 **Fr. Branko OFM**，受到 1979 年意大利神恩復興運動的啟示，相信聖母會幫助方濟會士在當地保有他們的位置。當他回到默主哥耶後，便開始為兒童和婦女教授教理，同時堅持守齋、祈禱、悔罪和誦唸玫瑰經。他深信天主會賜特別的恩寵給默主哥耶的孩子。有一次村裡兩個孩子患了重病，**Fr. Branko** 特別組織了一班人為此徹夜祈禱。到了 9 月 8 日聖母誕辰紀念日，經過深切祈禱之後，兩個孩子終於康復了。為了表示感謝，默主哥耶特地設定了一個獻給聖母瑪利亞的敬禮。¹²

¹⁰ *Ibid.*

¹¹ *Ibid.*, 13.

¹² *Ibid.*, 14.

1981 年 6 月 24 日是一個特殊的時刻。當日彌撒後，六個年紀 10 至 17 歲的孩子（Jakov Colo，Ivan Dragicevic，Mirjana Dragicevic，Ivanka Ivankovic，Vicka Ivankovic 以及 Marija Pavlovic）宣稱在 Podbrdo 見到一個發光的形像，相信那就是聖母瑪利亞。據報導他們每天均見到聖母顯現，到 1984 年聖母每月亦帶來一個訊息。自 2001 年後，只有三人（Marija Pavlovic，Vicka Ivankovic 和 Ivan Dragicevic）繼續每天經驗聖母的顯現。其他的據說得到聖母的十個秘密，但聖母每年只向他們顯現一次。¹³

這個消息迅速的在村子裡傳播出去。據說一些年青人均目睹聖母出現，並聽見聖母告訴他們要將「和平」與「忍耐」的訊息告訴每一個人。¹⁴類似的訊息至今仍未停止出現。和平之后聖母瑪利亞要求眾人要祈禱、禁食、懺悔並勤領聖體。晚間 Podbrdo 的祈禱會開始吸引數以千計的人，許多人宣稱獲得特殊恩寵，得到光照或醫治。

衝突與被逐出教會

不幸的是這些新的發展卻帶來更多的衝突，甚至遭到政府當局的迫害。自此，衝突不僅是來自方濟會士與當地教區，也牽涉到與教廷的關係。當有關當局設法鎮壓這個運動，它反而愈迅速增長。禁止上山的結果卻令人聲稱見到聖母在不同的地點顯現。政府的反對令默生哥耶得到更多的宣傳，也吸引了更多人去當地

¹³ Edward Berryman, "Medjugorje's living icons: making spirit matter (for sociology)", *Social Compass* 48, no. 4 (December 2001), 597.

¹⁴ Mart Bax, *Medjugorj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Rural Bosnia*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995), 15.

朝聖。二年後，當局的態度軟化，而政府也發現這些不遠千里而來的朝聖者對當地經濟所產生的效益。

不過，雖然方濟會士與當地政府的磨擦日益減少，但是和莫斯塔爾主教們之間的關係卻更加緊張。同時，與當地教區神職人員的對抗亦促使默主哥耶的群眾更加熱衷於敬禮。由於未能成功的阻止方濟會士，於是主教們決定對此顯現之說加以調查，希望能披露出這是一場由方濟會士精心籌劃的惡作劇。¹⁵

1984 年莫斯塔爾法庭的一份文件裡記錄了當時主教（Bishop Zanic）宣佈默主哥耶並無聖母顯現此事，僅是一宗集體的幻覺，由一班方濟會士聰明地利用單純的鄉下人的支持，去保存自己的堂區，同時藉此維護他們的地位，及排除任何令他們利益受損的障礙。¹⁶

1993 年 Peric 主教繼成 Zanic 主教的位置，他亦跟隨前任主教的政策反對默主哥耶運動。他不准所屬教區內的天主教徒前往朝聖，違規者不許領聖體。由於在本區內有許多默主哥耶的崇拜者不許領聖體，故此這些人便轉去方濟會士的堂區。結果令方濟會堂區的人數激增而須要更多的司鐸。結果，到了 1989 年，方濟會在莫斯塔爾的司鐸人數達到一百二十人以上。¹⁷

Peric 主教應付方濟會勢力增長的對策，就是控告方濟會士和他們的親人參與民族獨立運動而將他們逮捕。¹⁸ 這種報復只有使

15 Juan A. Herrero, "Medjugorje: ecclesiastical conflict,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ethnic divis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0, (1999), 144.

16 *Ibid.*, 151.

17 Mart Bax, *Medjugorj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Rural Bosnia*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995), 18.

18 Juan A. Herrero, "Medjugorje: ecclesiastical conflict,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ethnic divis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0, (1999), 141.

默主哥耶的敬禮更加熾熱，把民族獨立主義和宗教運動混合，受迫害的方濟會士被尊為政治烈士。即使主教嘗試將默主哥耶的活動作為偏離教會教導的敬禮，但也是徒勞無功。

方濟會作為一個國際性組織，透過其全球所屬的修士、修女和在俗的網絡，累積一定的支持和協助。他們一方面邀請專家去證實這些顯現，同時組織世界各地的朝聖團前往默主哥耶。西方的醫生和醫學界的專家也被邀請去調查一些康復的奇蹟，調查的正面結果被廣泛報導。據報導聖母傳達的訊息之一就是要求莫斯塔爾主教與方濟會士和好，因為主教錯誤的把一些會士逐出教會。另外教廷也包括在內，聖母宣告她愛教宗並支持他前往各地宣傳世界和平的訊息。¹⁹

俗世的看法

默主哥耶由六個青年人個人的經歷演變成一種全球的現象，並由此衍生出各地的分支和網絡，使默主哥耶成為這個全球運動的地理中心。事實上在天主教會的歷史上，修會團體和地方教區的爭執並非未曾有過，可悲的是，有些人士硬將對聖母的敬禮解釋為教區侵犯方濟會屬地的一種策略。換句話說，聖母顯現是由修會和在俗神職人員的衝突而造成。實際上，無論那一方的存在都要依靠同一班信徒，所以派系之爭是避免不了的。Durkheim 曾說過，神聖事物是由社會產生出來的社會象徵。Weber 亦認為神聖和其相關的展現乃一場模仿社會關係的表演。²⁰

¹⁹ Mart Bax, *Medjugorj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Rural Bosnia*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995), 19 – 20

²⁰ Edward Berryman, “Medjugorje’s living icons: making spirit matter (for sociology)”, *Social Compass* 48, no. 4 (December 2001), 594.

這些見解提示默主哥耶的顯現是在反射一個發生於當地而急須解決的衝突和緊張關係。

從種族政治層面看來，神聖存在的本身就是無可置疑的權威，成為黑塞哥維那克羅地亞人民證明自己國籍最有力的論據，也為人民注入一種新的正義感。²¹ 一些嫉妒和批判者則著眼於當地的經濟奇蹟，例如為來訪的各地朝聖者而興建的公路、酒店、餐館和出售紀念品的商店。事實上，當地政府發現了因顯現而帶來的經濟效益後亦鼓勵外國的朝聖者到訪，如此默主哥耶的教堂亦不致於變成克羅地亞的國家聖地。²² 默主哥耶的聖母是所有人的母親。

對於那些在默主哥耶經歷過轉變的人而言，聖神的果實是明顯的。「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瑪 7：16）正如當地一位居民做出的總結：「自從聖母來過，仇殺停止，家庭團聚，人人開心，生活更好，大家都友善好客。因為聖母教導我們要在世上做別人的楷模。」²³ 以下部份是我兩個朋友——阿麗和米雪——的個人見證。他們揭示了與聖母相遇的深刻經驗和聖靈果實。

和天堂更加接近

阿麗告訴我，她雖然知道默主哥耶的奇蹟，但是她本人一直反對尋求或驗證奇蹟。她只不過想去看看究竟默主哥耶是一個怎

21 Juan A. Herrero, "Medjugorje: ecclesiastical conflict,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ethnic divis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0, (1999), 139.

22 Sabrina P. Ramet, "The miracle at Medjugorje: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 *Religion In Communist Dominated Areas* 25, no. 4 (September 1986), 172.

23 Quoted in Mart Bax, *Medjugorje: Religion,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Rural Bosnia* (Amsterdam: VU Uitgeverij, 1995), 22.

樣的地方。身為基督徒，她相信對天主的信仰應該是生活的準則，而且由於俗世生活使人容易忘記天主的臨在，所以必須承認我們需要天主。

默主哥耶的各種活動見證了數以萬計的心靈得到轉化，許多人從此之後信仰和內心得到更新。一個人即使不曾親身體驗過，但很可能也聽到過一些令人驚異的現象。不過，最使阿麗感動的是默主哥耶豐盛了每人的內在生命，並且繼續開啓她的靈性之路。

當生活被各種的職責催逼，找時間親近天主談何容易。默主哥耶聖母不斷的提醒阿麗要多花時間祈禱。祈禱亦成為默主哥耶眾多奇跡中最令她深受感動的一項。一般在教堂以外的祈禱並不普遍，但在默主哥耶則隨處可見。阿麗第一眼便被集體祈禱那份寧靜的氣氛感染，無論在那個角落，總能見到一組一組的團體，或大或小，聚集在一起祈禱。他們或是在往聖母顯現山，又或是往十字架山的路上誦唸玫瑰經和吟唱聖詠。看見這種彼此同行的場面豈能不使在靈性旅程上獨自而行的人得到特別的慰藉？

阿麗說她本人雖然有每天祈禱的習慣，同時又是教堂聖詠團的一份子，但是當她看見默主哥耶如此積極投入祈禱的情形，她才真正明白以祈禱接近天主是永不會過多而令人疲累的。因為我們每人都是從全能的造物主而來，只有經常把自己的心神與造物主接連，才能服從祂的旨意，體驗生命最好的一面。

在沒有信仰的人眼裡，聖母請每人以恆常祈禱去解決世上各種的問題是不切實際的。不過阿麗說，許多憑信德遵從聖母忠告去祈禱的人可見證祈禱如何幫助他們的生命得到改善。人可以在默主哥耶開始，成為此祈禱綠洲的一份子。

另一個默主哥耶的特質就是到處可見到辦告解的人群，據阿麗的觀察，許多天主教徒認為每個月辦一次修和聖事已經足夠，但每位到默主哥耶的朝聖者，抵達當地第一件要辦的事就是修和聖事，好使自己的靈魂得到潔淨，以便準備接受天主的恩寵。辦修和聖事需要好大的勇氣和信德，雖然阿麗無法窺見他人的內心世界，但她卻看到很多在默主哥耶與天主修和的回頭浪子。由修和聖事而得到的治癒在阿麗心裡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麗滿載著默主哥耶祈禱、修和以及聖體聖事的恩寵回到現實世界。她感到靈魂重新輸入了新的動力。很多人說不但默主哥耶的經驗十分寶貴，聖靈的果實經常要在朝聖之後才見到收成。阿麗指出這一切是一個謎，但對信徒說來並無必要對每件事都完全理解。一個教友在塵世旅途上，能在默主哥耶停留一下，讓心靈得到洗滌，並裝備自己的靈魂，便可以繼續向天國邁進。

天堂接觸到地球

米雪從 2000 年第一次到默主哥耶後，便開始陪同不同的朝聖者前往該地。從 2002 年起，她每年帶隊二、三次。現在這已成為她的全職工作了。她承認自己和聖母有一些相遇的經驗，但不多。不過，她可以作證聖母如何在每個人身上工作。「我只負責把這些人交給她。每次朝聖我都與耶穌有特別的相遇，從來不會空手而回。」「每一次只要進了默主哥耶，就會發現我內心所需要的轉變。」

米雪告訴我以下的故事。P 是一位退休的法國籍醫生，在 60 歲那年第一次到默主哥耶。他身患憂鬱症，心情哀傷。當他與別的朝聖者一起上聖母山的時候，他因祈禱路上到處堆積垃圾而嚇

了一跳，因此他開始拾起這些垃圾放進自己的袋子裡，打算扔進垃圾箱。當他在拾垃圾的時候，聽見心裡出現一個聲音，告訴他應該清理存積在自己心裡的垃圾。這個聲音重覆出現了兩次。當他終於坐下來禱告的時候，他忽然想起一件在他 20 歲那年在醫學院學習時所發生的事情。

那一天，他到病房探望一位年老的婦人，想幫她注射止痛針。當時他雖然知道這一針很可能會導致死亡，但他想測試注射的效果，便不顧後果，在沒有詢問任何其它醫生和護士的情形下就為她注射了。結果該病婦在二小時後死了。對這件事 P 並沒有感到任何悔意，因為他只不過是想知道注射是否有效而已。

在默主哥耶的聖母山上，面對著聖像，在祈禱中天主提醒他曾殺死了這位老婦。於是他馬上衝去為這四十年前所犯的罪辦告解。修和聖事後，P 多年的哀傷消失了。所患的憂鬱症自此痊癒。米雪說：「很多時候，我們失去了分別善與惡的認知力，並視天主的善意為理所當然的。」因此，我們必須定期的在祈禱時省察自己的良知，讓天主光照驅走我們心中的黑暗。

從 1981 年 6 月 24 日聖母首次在默主哥耶出現開始，當地的教堂便每日為那裡的居民和到訪者舉行一次三小時的祈禱會。在每年八月初召開的青年祈禱節期間，來自不同國家的司鐸聚集在此村子，以不同的語言為眾人辦告解。這個節目至今已超過二十五年了。

米雪證明由默主哥耶修和聖事帶來的恩寵令許多人得到身體和精神上的醫治。修和聖事確實是現今醫治人性病症的良藥。當我們承認自身的軟弱、憎恨和怨氣，並將這些在修和聖事裡告白，就會得到天主的恩寵，令我們內心回復平安

阿麗說在默主哥耶感到與天堂更加接近了；米雪則說默主哥耶是天堂接觸到地球了。

一致的特性

法國神學家 **Rene Laurentin** 在 1983 年 12 月到默主哥耶觀察有關的神視，並得出下面的結論：

1. 神視開始出現是一致的，這些孩子看起來都不約而同地看見一些東西，他們的注視力一致，表現出歡喜的神情，並且一起跪下。
2. 在神視期間，他們與一個人交談，但卻無法聽見他們的聲音。
3. 在這段時間內，他們抽離身處的環境。神視過後，他們仍未查覺。
4. 見證的人一致相信他們看見聖母瑪利亞，而且她如人一般可以觸摸到。
5. 他們相信聖母正向他們說話，但別人卻聽不見。
6. 他們聽到聖母說話的時間大約 2-3 分鐘，然後他們用主禱文開始祈禱，不過卻不能聽見「我們的天父」這幾個字。
7. 當這個令人欣慰的神視結束之後，這些孩子並不感到失望，反而更積極地準備面對生活的困難和挑戰。他們不畏懼威脅並且能平靜的接受別人同情的目光。²⁴

1985 年 Laurentin 發表了他和一位醫生 (Dr. Henry Joyeux) 的合著《默主哥耶顯現事件的科學和醫學研究》，表示支持默主

²⁴ Jan Cebulski, "Medjugorje - hallucination or truth", *Religion In Communist Dominated Areas* 23, no. 10-12 (1984), 143.

哥耶的神視。這些孩子經過當地多個醫生的檢查和測試，包括生理和心理方面，但找不出任何病徵。1984 年，一組法國和意大利的醫學和心理專家，得到法國 Montpellier 大學的贊助，展開一項更全面的研究。這批孩子在取得聖母的同意下接受 Dr. Joyeux 和大學研究人員的測試，結果證實他們身心健康，並無幻覺或任何精神錯亂。²⁵ 雖然沒有確實的結論，Laurentine 相信聖母的確探訪了這些孩子們。

這些孩子在未有神視以前，並不表現得特別神聖。但經歷過這件事以後，他們都變得非常虔誠，並且在靈性上有極大的成長，但他們的個性仍保持不變。另一個重要的發展就是當地的教區自此以後得到更新，教友更加熱心的祈禱和誦唸玫瑰經。整個村子成為一個祈禱和朝聖之地。

追尋和平與合一

波斯尼亞在南斯拉夫鐵托統治時期曾經一度是一個擁有多元文化、種族及宗教的社會。不過，到了 1990 年代，野心的政治家爭奪權力，要求民族獨立而把國家分裂成為多個戰區。²⁶ 之後，南斯拉夫解體成為四個共和國：克羅地亞、斯羅文尼亞、馬其頓及芒特尼格羅，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又再被分為克羅地亞回教區及塞爾維亞共和國。

波斯尼亞神學家及政治學家方濟會神父（Rev. Marko Oršolić OFM）批評民族獨立主義意圖把國家和教會合併以符合世俗的需

²⁵ Juan A. Herrero, "Medjugorje: ecclesiastical conflict,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ethnic division",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0, (1999), 148 – 149.

²⁶ Oskar Gruenwald, "The Bridge to Eternity: Medjugorje and the Yugoslav Civil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8, no. 1-2 (1996), 131 – 132.

要。他支持大公主義，聲稱天主教與東正教，雖然神學觀點不同，但是出自同一信仰。他又相信無論是基督徒、回教徒、猶太教徒和任何相信其它宗教的人民都能在巴爾幹或其它地區和平共處。²⁷ 神學和教義上的分別不應該阻止人們追求合一的目標。總之，人最終只須回答上主而不是民族、意識形態、人為的宗教教條和傳統。

Rev. Oršolić 認為波斯尼亞也介入了整個歐洲的對話和包容性。因此，今天不單只波斯尼亞被摧毀，整個歐洲也受到破壞。雖然如此，他深信默主哥耶的合一精神，包括世界和平與忍讓的訊息，可能為化解西方宗教與文化差異帶來最大的希望。

在 1981 年聖母瑪利亞向默主哥耶的一群孩子所宣佈的訊息對於當今這個分裂的世界來說極其恰當。天主永無止境的愛每一個人，並不分有信仰與否，但是人必須懂得悔改、轉化和寬恕，這才是內心平和與世界和平的條件。默主哥耶的合一訊息也來自聖經：你們當悔改，轉向天主，重獲新生。²⁸ 這個訊息適合天主教徒，也適合任何一個善良的人。

總結

十年以後南斯拉夫所爆發的內戰是否代表默主哥耶的顯現失效？有些人相信聖母的訊息正是為此災難而預備的。內在的平安和外在的平安並不相同。即使在戰亂中，一個人依然可以保持精神和內心的平安。甚至有些人在監獄裡仍感到心靈的和平和開放。主內的平安超越一切。耶穌說過：「我把平安留給你們，我

²⁷ *Ibid.*, 140.

²⁸ *Ibid.*, 141.

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平安，不像世界所賜的一樣。你們心裡不要煩亂，也不要膽怯。」（若 14：27）這正就是默主哥耶聖母和平之后所宣告的內在的平安。

由於人性的軟弱，戰爭與衝突無時不有。但是耶穌曾許諾：「我將這些事告訴了你們，好讓你們在我內得到平安。在世上你們要受苦難；然而你們放心，我已戰勝了世界。」（若 16：33）默主哥耶的訊息再次肯它對現世的警告——祈禱和悔改以獲得永遠的平安。

默主哥耶是一個特定的地方，但是它的訊息對整個世界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影響。它表明人類道德重整及心靈革新的必要性，因此默主哥耶是一個標記，也是人和天主之間的橋樑。天主透過聖母，天主之母，傳達祂的訊息，懇求我們所有的人祈禱改過，回歸天主。²⁹ 這不只是克羅地亞的特別現象，默主哥耶已成為一個國際運動，其基督的訊息是跨越宗教及全球性的。

很多人基於不同的理由都曾經到過默主哥耶，當中不少人藉聖母而被天主感召，留有深刻的感受。在世界上一個寂寂無名的村落裡，透過一些單純的人物，他們見證了天主的恩典。由當初六個孩子首次在默主哥耶經驗聖母顯現至今，默主哥耶已轉變成為一個匯合東正教、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和回教兄弟姐妹們一起祈禱的人間綠洲。聖母瑪利亞的訊息始終如一：回歸正道、祈禱、禁食。「我是所有人的母親，無分回教徒、東正教徒或天主教徒，你們都是我的孩子。」³⁰ 一個嶄新的世界是絕對可能的。

²⁹ *Ibid.*, 145.

³⁰ J. Stephen Muse, "The Bridge Keeper", *The Other Side* 29, no. 2 (March 1993), 50.